

宕陰贖稿

中

特 261

38

71

470



始



3

4

特261
470

寄贈本

宕陰贖稿卷二

濱松

內田周平輯錄

畫堂記

文政八年十七歲

烏有先生構堂。描其壁以其所慕之人。竦然而立者。石勒也。顏以礪礪二字。溫然而坐者。衛武公也。顏以抑抑二字。垂帷而據梧者。董仲舒也。顏以不窺園三字。右手持書。左手持藥者。孟武伯也。顏以父母憂疾四字。熙熙乎有喜色者。東平王也。顏以爲善最樂四字。端然如自持者。范純仁也。顏以忠恕二字。凡六人。此先生之所日瞻仰而尙友也。室成之日。楮子陳玄。



陶泓毛穎相共賀。且問曰。觀先生之所以畫壁者。豈不有不倫者。吾儕將聞其說而解人惑也。先生曰。吁。汝曹其來前。夫古今儒風之衰。未有甚於斯時者也。世之所謂儒者。或卑淺自安。或迂腐自是。或浮薄狂縱。以欺後進。或巧言令辭。以媚時俗。凡之數者。皆吾所惡而厭也。而常自誓曰。男兒立身。當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也。故以石勒圖爲初焉。然徒礪落落而內無以自檢。則其弊必將至傲放無賴。故受之以衛武公。礪礪以養其氣。抑抑以涵其心。則其本既立矣。然後宜勤於學。故受之以董仲舒。雖然勤苦或過。其弊必

至傷其性。以遺憂於父母。於是乎受之以武伯。蓋有感孔子之言也。夫既已勉焉。而所以能不病者。獨以其心樂也。蓋心樂斯無疾。無疾斯延年。延年斯成業。成業斯終孝。樂者何也。爲善最樂。故受之以東平王。善者何也。忠恕而止耳。故受之以范純仁。凡之六者。常銘之在心。欲以除世俗之陋焉耳。四子者。翕然言曰。善哉。先生之爲也。足以知先生之志矣。然先生之所志大且遠。則其業之成否。不可知也。乃以歸藏筮之。其繇曰。不飛不鳴。默期其成。如簣斯覆。如步斯行。不出十年。爰駿有聲。四子請曰。小子不敏。未達筮旨。

不隱服者 卷二一
敢問。先生莞爾笑曰。筮乎筮也。果如吾意。孔子稱。如
埴而進。吾與之。如丘而進。吾已矣。吾取以爲法焉。昔
者寧越問學其友。其友曰。學三十歲。則將必達矣。寧
越曰。請十五歲。人將休。吾將不休。人將臥。吾不敢臥。
夫以越之勤苦。猶積十五歲之久。而後達。則學固非
可一蹴而至也。惟其執志如此。然後可以庶幾乎有
成歟。雖然。世儒之設心。若嚮所稱。則必謂余之所爲
迂遠而無所成。然余亦私心有所獨特。與其幼而取
譽於鄉黨。孰若老而成名於四海。與其生而善於世
俗。孰若死而俟知於千載。寧使人曰。其才可及其愚

不可及也。豈使曰。其人輕佻放恣。其才則不可及也。
古人曰。豪傑之士。開口見肝膽。若豪傑。則吾豈敢。惟
吾吐吾膽。則所不敢讓也。四子歷然起曰。先生勗旃。
他日有以酬其言。遂相共記之。
此余十有七歲之作。文雖不
足錄。存以見當時有如是之

志

賴山陽曰。觀此篇。其人大槩可知。敬服敬服。

又曰。繇辭古雅勁秀可喜。

筱崎小竹曰。立志卓然。殊爲可畏。但以趙王蒙五
賢。恐未免詭激。衛武瑟憫赫喧。善謔不虐。君子之
磊磊落落。須如此。勒豈可比數哉。

樂山窩記 文政十一年二十歲

樂水子自以樂山扁其窩。或嘲之曰。子庭無一綫之水。一拳之山。其足亦未嘗渡六合而西也。則何山水之所觀且樂也。樂水子不能答。寢而思之。若有語者。曰。子家車轂擊於前。而馬跡交於後。而入其室。彈其琴。則有高山流水之音。讀其詩。則有雲峯烟波之思。叩其心。則巍然如山。淡然如水。其足雖未嘗渡六合。然其心已餐蓮岳之秀。而吸琵琶湖之清矣。則所謂山水者。在室而不在庭。在心而不在物。其為樂有可以獨會。而不可以共語者。子何必答之。之為言終而覺。

乃試把枕上之琴與詩而對之。胸襟如刷。恍然聞水音之潺湲於耳底。而看山光之蒼茫於眸中。樂水子余別號

古賀侗庵曰。淡而有味。短篇之合作者。

筱崎小竹曰。樂山樂水。雙關似不可以樂水為題。起句自字作亦可乎。

大崩山記 文政十二年二十一歲

駿之宇津山。龍蟠於阿部河西。屹然為府城之固。其尾蜿蜒而南。直抵大海。風濤所震撼。每大雨峯崖裂。圯不數年。而陵谷變遷。名曰大崩山。山有二道。其一在絕巔。自東者七盤而達頂。頂直臨海。其阪巉嶮若

筱崎小竹曰。敘事極簡老。

又曰石下補根字何如

賴山陽曰寫兩路嶮絕處太佳

垂髮過者一躓。則入鮫鯨腹中。逢有烈風。則握石攬木。屏息以待。及其少靜。疾走如鼠。而後達。其一在山趾海岸間。沙路一線。僅容人行。南風蕩潮。則徑路盡沒。只餘石穴罅。欲行者踟穴中。視潮進退。為行止。雖父子不得相顧云。余出舟於持宗浦。直至絕壁下。仰觀則危巖六七。皆可高二三十仞。窄崿嶮巖。如戟如劍。如鳶聳肩。如鵬搏風。如馬超驤。而猱挺駭攫也。下大石磊砢立海中。皆陡然可舉目而視。舟子指點曰。彼崖某年所騫也。此石某月所墮也。樹裂而折者。曰。為風所奪也。崖石欹而張者。曰。不久應墮也。使聞者

小竹曰。結局忽說到人事上奇

膽寒。嗚呼。余周遊四海。歷山川多矣。若此山之險。未多見也。然山河之險。則可登也。可度也。可聞而知也。世有傾危險艱。不可測度。非山河之比者。人之處斯世。吁亦可畏矣哉。

觀千早城址記 文政十二年二十一歲

嘗讀史。觀東兵攻楠公於千早。盡當時之猛將。以百倍之衆。圍彈丸之孤城。攻則敗。當則摧。如枯葉之迎烈風。遂終於自潰。竊謂是不獨公籌略拔衆。其山必高。其谷必深。其阪必奇峻。嶄嶄不可梯而攀也。今茲西征過河內。抵所謂千早村。而登其城墟。觀焉。山高

不過二百步。而頂方不滿五百弓。谷不甚深。阪不甚峻。其麓無大石怪巖爲之固。可以梯而攀也。可以鑿而毀也。而守而能固。攻而不能取者何耶。公之所擇而城焉。寧不可舍此而他求歟。嘗試以兵法推之。山高不過二百步者。以便出入進退也。頂不滿五百弓者。以少兵不可以守大城也。谷不甚深。阪不甚峻者。以孤岡獨立。雖不深且峻。無由梯而攀也。然則公之擇於此。其豈無所見哉。且夫良將不以山爲城。而以勇智爲城。公之才能超卓。天下之山莫高於此也。籌策深遠。天下之谷莫深於此也。心膽沈毅。氣志堅確。

筱崎小竹曰三句平叙。注意固在落句而不下。一判極高。

天下之峻阪堅城。莫有加之也。宜矣。盡當時之猛將。以百倍之衆。攻則敗。當則摧也。余於是不能無感焉。以公之才。在千早則勝。而在湊川則敗。於北條氏則伸。而於足利氏則屈。豈千早之地宜於守。而湊川則不便於戰耶。將公之出策。巧於千早。而拙於湊川耶。抑獨運其智。與或掣其肘。有所異而然也。悲夫。

明教堂記 文政十二年二十一歲

世所謂學者。我知之矣。挾卷繙帙。巍然高世曰。吾能治經。吾腹非笥則庫矣。操觚含毫。傲然臨人曰。吾能屬文。吾腸非錦則繡矣。徐而視其治經。則不過摘章。

析句視其屬文。則不過抽黃對白。問之行。已立身之道。則啞然而笑。問之經世綏民之略。則駭然而驚。曰。是古人之事而已。非今之所得而行也。嗚呼。是果何學耶。聖賢之教。不過倫理而已矣。何謂倫。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也。何謂理。曰。親義序別信是也。而所以申說之者。爲六經。爲語孟。顧之吾心。則藹然莫不具也。施之家庭。則秩然莫不齊也。達之天下國家。則泰然莫不綏寧也。視之天地日星山川蟲魚之象。皆莫非賴之以立焉。明此道之謂學矣。而世之王公大人。觀世所謂學者。在記誦辭藻。而不關於此也。

曰。是小技耳。是方外耳。比之醫卜。齊之道釋。上之人以是待下。下之人亦以是應上。是以其設庠建學。亦不過文具耳。是豈在上者之罪哉。皆在學者自取之焉爾。若余友安井仲平。則不然。仲平。日州。飫肥人也。學昌平。三禩而歸。頃新修其塾舍。命之以明教。而徵記於余。余在昌平。與仲平交最親。頗熟其爲人。觀仲平所以處朋友之際者。有不善。則面折詆譏。毫不假借。吾以是知其事君。正言讜議。不少屈撓也。友有疾。則周旋撫視。唯恐其不至。吾以是知其奉親。順意承志。務盡其歡也。平生不與人苟合。至得意之交。指天

誓日出肝膽相信。吾以是知其兄致敬。在弟致愛也。與人語。口不及淫褻。視溺色。縱欲者。不啻仇讐。吾以是知其閨房之中。濟濟有禮也。而接飫肥之友。猶如交昌平之朋者。勿論也。果能以是率其子弟。子弟莫不效焉。小之可以齊家庭。大之可以治天下國家。充之而可以與天地日星山川蟲魚而竝立焉。夫如是則上之人。必不以學校爲文具。不以儒術爲小技。方外而將求之以行己立身之道。經世綏民之略。夫然後聖賢之教。始明於世。而明教之堂。爲不虛也。抑吾又有爲仲平恐者。世之趨記誦辭藻之學也久矣。

今遽語之以立身經世之事。不受其嫺笑罵詈者幾希。雖然。君子不患人之不從己。而患己之不修。使仲平獨自修。而無一人之從之。固不害其爲明教。而教之所以明與否。固將在此而不在彼也。然則爲仲平者。唯患其修之未至而已。而吾爲仲平恐者。亦宜恐於此也。因記焉以勉之。

賴山陽曰。聞公信徠翁之說矣。而作此記。議論正大純粹。根據孟董韓程朱來。不類所謂聖人造道。心不必治之說。豈口之所言。與心之所信自別乎。抑所信者。不在此等乎。要之此記立意構篇。竝卓

然可存也。結處數行尤佳。

觀琉球聘使記 天保三年二十四歲

琉球去薩摩國蓋五百十有餘里。其國號古無定稱。或曰掖拔。又曰夜句。或謂之南島。皆自我稱之也。其在漢土。隋唐之間。有流求。流鬼。琉球等之名。亦未嘗定一。至明主朱元璋冊封之。始定號曰琉球。而其邦隨之也。其通於我者。太古則姑闕焉。按國史所記。歸化創於推古之朝。而來貢始於靈龜之年。厥後或來。或否。未必爲定例也。自慶長一舉。其國臣從。例必聘於我大府。其以我將軍之嗣位而來者。謂之賀慶使。

以其國君之嗣封而來者。謂之謝恩使。例必使其王子獻水土物。二百年無怠職。王化所被溥矣哉。今茲天保壬辰。島主尙育遣正使豐見城王子某來聘。謝嗣封之恩。冬十一月十六日達府下。賜休旬有四日。越閏十一月四日。使者入見。薩州國主大隅守源某。世子豐後守源某爲之導。先驅。玄冕而深青衣者一騎。爲儀衛正。執棍者二人。持旗者二人。擊銅羅者一人。弄兩班者一人。吹銅角者二人。吹喇叭噴吶者各二人。擊鼓者四人。皆履而短褂。別作左右隊。且奏且行。其音諧如。其次爲旗爲牌。牌分中山王府謝恩正

衣家二字恐有誤

使八字爲表裏。而旗則虎文。其數各兩。繼之者冕而乘馬。爲掌翰使。亞則正使也。玄冕朱衣乘丹轎。前紅傘。後龍刀。一鎗在後之右。兩傘在後之左。衣家在後之尾。黃帕而侍轎者四人。爲贊度使。輿而玄冕朱衣者一人。副使也。騎而蟠龍黃帶者二人。贊議官也。玄冕而騎者一人。樂正也。長袖金簪無鬚髯者六騎。樂使使讚也。其輿若騎者。必有從者。必執傘。其樂童則否。凡在轎者一人。在輿者一人。在馬者二十有一人。徒步者六十有餘人。其衣冠蓋襲朱明之制。皆有服

色等殺。雍然冠裳之俗也。而薩人擁衛其間者。居十之八。是日聘使所經。公侯新邸。賁牆宇。武人呵道。誰何行人以衛之。市井屢肆。置外欄。設帳幄。婦女雜糅。華衣服以待。若觀歲時山王大祭者。余觀此頗有感焉。魯人有饗爰居以鐘鼓者。識者蓋謂之不智。言其所以禮之。不當其物也。彼琉球者。獨何物哉。非叢爾一屬國耶。非圓首橫目。依然人耶。而待之者。非若遇天子將軍。則以奇觀物視之。甚矣人之好異而昧事體也。其無乃近似魯人之於爰居乎。使琉人禽鳥耶。則已。若不然。則吾不知其謂我何也。至於殿堂之上。

遇之之禮。顧肉食者各有其人。其應接之間。必有不威而服之。文而不失體者。吾儕小人不得與聞。嗚呼。可憾也夫。

時有道路之言曰。琉人之來聘也。官故緩死刑。俟其入都之日。梟首於鈴森。以示威震。其入城中。先導者故迂其途。屢出入門闕。以令不得伺城制。及入見將軍。特高大君之筵席。以壓服之。此等事類。小兒戲然。一時流言如此者甚多。余亦不能覈其真偽。此篇所以有結末之一感也。世弘追識。
筱崎小竹曰。物翁有聘使記。此篇宜并存焉。

足軒記 天保四年二十五歲

余年十六。遊昌平學舍。時安井君仲平新來自日州。先余一日入院。朝夕而觀其所居。其服則澤乎垢。其食則淡乎薄。而其色則充然揚矣。蓋四年如一日也。余心服之。其後仲平歸鄉。余亦之京攝。遊山陽。不相見者六七年。癸巳歲。仲平以待講官。從其君來江門。余以爲應必有少異。訪之則其衣益垢。其食益薄。而其色則加舊矣。余愈益服焉。過其舍。有扁曰足。仲平顧予徵文以爲記。予謂之曰。知足不辱。子有取李老君之言乎。余請以有生之始言之。今夫造化之生物。

也。雜然紛然。其所結而成者。爲毛物。爲鱗物。爲羽物。爲介物。爲羸物。有阜者。有囊者。有核者。有莢者。有叢者。而其尤靈者。爲人。而今我乃人也。人之中有男有女。男尊而女卑。而今我乃男也。天下之民五。士爲上。農次之。工次之。商次之。其最下者。爲屠種。而今我乃士也。顧而思有生之始。未嘗不瞿然驚喜也。苟知之矣。世所謂富貴榮達者。皆不足以介吾心。其此之謂知足也。然是尙其淺者也。予嘗謂天下之事。有輕重。志於重者。必遺於輕。故善知足者。必知不足者也。許叔重曰。士事也。數始於一。終於十。从一从十。孔子

曰。推十合一爲士。今舉天下之人。其指不過十支。屈之伸之。終而復始。以算物。則可以百。可以千。可以萬。以億。不始出十指也。則十也者。其無窮之謂歟。夫推其無窮之理。而合諸一。然後謂之士。則士者豈容易哉。譬之貪夫之求財。得千金則欲萬之。得萬金則欲億之。非舉天下之財而有之。未嘗爲足也。桀紂之下。惡無極也。堯舜之上。善無盡也。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夫其所希者無窮。是以其心恒欲然不足也。其心恒欲然不足。是以錦衣玉食不暇慕也。高堂大厦不暇羨也。其何敝衣薄食之足恥。雖然。士者以善爲命。

者也。而善之難進也。若登天然。知財之不足者多矣。有能知善之不足者乎。或知之矣。有能思企而及之者乎。或思之矣。有能勉其所不足。以至於足者乎。夫能勉其所不足。以至於足。然後足以稱士而無憾矣。吾聞士貴有恒。余與仲平交。前後十餘年。其律身者如一日。若其衣食一節者。特其小小者矣。則其知足與知不足。不足以言也。而余則有恥於不足也大矣。異日余得半畝之田。築讀書之齋。蕭然枯坐。顏以不足。以請文於仲平。仲平其有意於臨而一言乎。乃余之志願。亦得與足矣。天保癸巳十一月晦。江門鹽谷。

世弘記。

筱崎小竹曰。此篇命意不凡。但末段未明。爲可恨耳。○仲平與余。不足於重。而足於輕者一也。仲平以其足者名軒。余則將以不足自戒焉。以此等意結成。則如何。

行雲樓記

天保七年二十八歲

諏訪者。信中之勝地也。山峻水駛。草木蔚秀。其地有君子。曰松島履卿。前一年游江戶。留余廬。九旬而歸。今茲丙申春。家弟元信遊上國。還而取道東山。入信訪履卿。履卿方修其樓。扁以行雲徵記四方。會元信

過。乃牽登樓。遍指山河。而觀之曰。請求家兄文以爲記。元信歸。傳其言。且曰。樓俯鷺湖。而仰駒岳。清曠超虛。令人豪氣萬丈。真佳樓也。余問其命名之意。曰。履卿寡欲而多材。於物無所酷愛。而獨愛行雲。於事無所不能。而尤好文章。蓋其愛行雲。亦有取於文章也。今夫雲之吐乎山巔也。其始團如點墨之落紙上。遽而四散。蓬蓬然行。蜿蜒磅礴。不終朝而遍乎四海。此雨前之行雲也。而文之橫肆者似焉。澄空無塵。一碧如藍。孤雲浮其中。驅之以長風。疾如飛鳥。交睫之際。倏忽走千里。此晴日之行雲也。而文之流蕩者似焉。

淡者如羅。濃者如縠。旖旎搖曳。徘徊往復。裊裊然如佳人之有所戀者。此春天之行雲也。而文之容與閒雅者似焉。其始起也。如覆孟之山。變爲華趺。化爲三峯。遽而頽崩。有起者。有伏者。爲狡狴。爲鬪龍虎。爲驚鵬怒鵬。爲熊羆。爲牛馬。忽而巨人立。須臾而美人睡。如來臥。若有魑魅異物。指揮之。此夏日之行雲也。而文之奇奇怪怪者似焉。若夫四時朝暮。俯仰百變之態。不可盡狀。則雲也者。物之善變者。而文之至妙者歟。雖然。雲豈有意於爲變哉。亦豈有意於成文哉。無意於變而善變。無意於文而能文。是孰令之然哉。蓋

履卿取以爲文之主氣者。亦猶是也。余曰。然。未也。履卿之爲人。我知之矣。其取於雲。豈翹文藝而已哉。而雲之類。人文。亦豈翹詞章而已哉。予有意於信中山水也。他日得閒浪游。荷衣簞笠。以訪履卿。叩其學。而證其所得。談熟意酣。登其樓。而縱觀風雲。盡其變。而言其狀。以咏歌履卿之所思也。記焉。以爲約。

徜徉亭記

安政四年四十九歲

徜徉亭會津大夫西鄉君所建也。初其七世祖賴母君。創游息處於國城北。名曰徜徉。後廢。高祖近張君。再營于城西黑川之涓。又廢爲田。今所造在城北瀧

澤町。其仍舊額者。思祖猷也。大夫介其藩士平尾某。徵予記。閱圖。亭外田疇棋布。四山環抱。煙霞林泉。隨時殊其色相。霏霏然來。呈媚於牖中。因擇其觀之尤佳者。目以十有一勝。磐梯山。古所謂會津山也。高三百餘丈。白雲遶其腹。遙青可掬。飯豐山。高四百五十丈。四時恒白。而殘雪殊有姿致。柳坂迤透而斜。穹隆而起。夏月驟雨之過此。最爲壯快。取其殘雨。一箕岡有八幡祠。松樅葱蒨。怡悅心目。取其茂林。石部氏有老櫻。高三尋有餘。圍可三四人抱。脩條交攢。蔭數十步。當春時。粉白鞞鞞。可凭欄而望。取於其花。他如桂

山之秋月。羽山之紅葉。取於秋時之佳景。飯山之夕。照牛墓之歸樵。與瀧澤之暮烟。大龍寺之晚鐘。取於日晡之幽趣。大夫以退食暇。游息于此。仰焉以恢其胸。俯焉以省其懷。江山之光。煙霞之氣。必有通乎其躬。而浹乎其心者矣。其曰徜徉者。蓋又有說焉。李林甫獨坐偃月堂。有所深思。明日必有殺戮。夫姦雄之謀私。猶有棲息之處。以深其機。況於賢哲爲國謀慮乎。故裨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謝安斐度皆設別墅。李德裕乃作精思亭。起草院。此豈優逸以自休哉。凡人屈乎物之內則鬱。鬱則思滯。伸乎物之外則

胖。胖則思通。惟其休可以養性。惟其靜可以深思。所謂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雖曰由其心。亦或有由境而得焉者矣。大夫徜徉其身。而使其心清明如神。以裨益於政事者。無乃在此耶。抑余又有欲爲大夫言者焉。方今時務之尤急者。莫夷防之若。而世之論夷防者。日趨新奇。前十數年有某氏。始唱西洋練銃術。未幾。又有某氏。微變其說。以成一家。今又將有後輩起而變之。如是乎兵政之日變月改。將無窮極。苟自非心思寧靜。智識出倫者。孰能定其是非。會津自古稱尚武之邦。練兵之精甲。東藩其士大夫。質而好禮。

練武而不廢文。大夫秉一邦之鈞。通古今而不闕於事情。不眩乎新奇。以變其守。當其有所深思于此亭也。必有能定國是。以為天下之範者矣。孔子曰。仁者靜。語文也。孫子曰。將軍之事。靜以幽。語武也。誰知千經萬緯之政。三軍羣騶之機。蘊在徜徉中乎哉。是為記。

水哉亭記 安政四年四十九歲

萩城之西如千里。有螢火山。二水出焉。曰玉江。曰松江。西流如千里入海。其山蜿蜒西走。脊絕而脈貫。成屏展錯列之狀。其最高而伯仲者。為櫻岳。為白水峯。

峯尾坡坳而低。窮為平沙。類與二水競馳而朝于海。海口有三巖。拔潮鼎立。曰牛鼻巖。巖之北。巖然隔玉江而峙者。曰指月山。山之東有灣如壁。為平安湖。湖尾稍稍迤縮。如壁底著圭。有橋架焉。橋之南北。人家鱗比。中開街衢。以達水哉亭。是為萩藩坪井君退息之所。面山枕湖。對岸岡阜有大照院。祖宗諸公墳廟在焉。自亭望之。如君坐堂上。臣拜階下。院後即成屏展錯列之狀者。山光水色。霏霏洋洋。來照欄階之下。此其形勝之大概也。君介其藩醫坪井信友。致地圖以屬記。問其所以名。則以亭之左右有川有湖有海。

之故云。吾聞其藩祖之盛。據十三州。既而八州。既而二州。其遞有隆替。如海也。湖也。川也。君俯仰今昔。百感攢胸。則蓋有世變猶水哉之嘆矣。雖然。荻城提封百里。編戶數十百萬。在姬周則千乘。在劉漢則王國。無事足以仁黎烝。有事足以捍禦一道。自遠祖阿保王以還。其最賢而顯者。有若江帥。有若因州公。有若奧州公。其支族之雋。有若吉川氏。有若小早川氏。根株盤焉。附庸環焉。瓜瓞綿綿。以保今日之業。則君蓋又有源流弗竭猶水哉之感焉。治國原于家。家原于身。身原于心。猶如水之出山徑原。以放於四海也。君

涉經獵史。學優而仕。以參預政務。則于心于身。若家若國。有所思焉。有所謀焉。無不每日水哉也。治極則亂。亂必有兵。兵形象水。斜直縱橫。惟地之從者。水也。奇正變化。惟機之應者。兵也。君執經而不失權。居治而不忘亂。亦無不水之鑒也。若乃大風鼓浪。則跳者如騰龍。吼者如怒猊。奔者如駿驥。逆折者如崩岳。衝突者如萬斤之椎。漩澀瀆薄。激天輪。轉坤軸。舞百靈。飛萬怪。詭狀殊態。不可名類。此水之極變也。君以休沐之暇。偃息乎此亭。晶晶之色以養目。淙淙之韻以養耳。使其心瑩澈灑渙。善鑒萬類。此平素之樂也。而

流動不滯。應變無窮者。將與風水相遭者。爭其奇焉。亭之觀洵廣矣。若夫風雲之變。湖山之奇。他日儻圖而致之。其無有言焉以壯之也耶。

小早川隆景傳

文政十一年二十歲

小早川隆景。本毛利氏。陸奧守元就第三子也。以元就意。出承小早川正平後。因冒其姓。幼聰敏絕人。年十三。質於大內義隆。居三年而歸。密白元就曰。大內氏必亡。義隆驕奢無度。不躬其政。陶晴賢積諫忤旨。相良武任阿諛逢迎。乘間譖之。群臣厭義隆惡武任。歸心晴賢者多矣。夫上疏之而下歸之。晴賢之反。可

立矣也。元就領之。其後數年。晴賢果弑義隆。悉篡其國。於是元就將發兵討之。召諸將會議。皆以衆寡不敵難之。隆景獨曰。臣聞順道者興。逆道者亡。兵有名者勝。師無義者敗。晴賢凶逆。天人所不容。今若告其罪天朝。奉王命以誅無道。則賊徒雖有百萬。不足患也。元就大悅。遂用其策。誅晴賢於嚴島。隆景兄元春亦承吉川氏後。又英武善戰。元就起自吉田。削平山陽山陰。蠶食豐筑。元春隆景常督之先鋒。所向無敵。世呼曰兩川畏之。而隆景尤長於籌策。深爲元就所倚賴。臨終。付以後事。且曰。輝元視隆景爲父。隆景視

有百萬一本作衆

諸事一本作庶事

一本無上且字

輝元爲子。與元春戮力。以寧境內。輝元嗣立。凡軍國諸事。無巨細。悉委隆景。隆景亦傾心輔之。天正五年。織田右府遣羽柴秀吉。徇備作以西。輝元使元春。隆景往備之。十年。右府將大舉自征之。輝元懼。請成。秀吉刻日約盟。會明智光秀弑右府。凶問至。秀吉故緩其期。自出巡軍。輝元恐和議敗。屢遣人趣盟。秀吉見使者。詳告以實。且曰。吾且還兵誅賊。若和與戰。唯汝主之所擇。使者反命。輝元大喜。召諸將議戰。隆景曰。不可。彼聞變。既信宿矣。以情言之。宜祕喪速盟而去。今乃連却我使。不祕大事。以觀我去就。臣令人伺其

陣。部伍整肅。不異平日。是其膽略可知已。我如乘釁。彼在死地。我在散地。捷未可必。而彼讎我必深矣。光秀狂豎。斃在旦夕。而織田諸子庸才。柴田瀧川諸將。皆無霸材。而獨秀吉才雄望隆。是天或啓之。今視厄不渝。彼必德我。宜雌伏遵約。拯難討賊。彼儻得志。我高枕有疆土。此十全之策也。輝元從之。乃令福原廣俊弔且結盟。毛利秀包出質。遣兵助之。於是秀吉還兵誅光秀。遂霸上國。拜內大臣。居久之。內府遣兵征四國。令隆景徇伊豫。陷丸山。高尾諸城。既平。賞以其地。其明年。內大臣陞關白。將征九州。先遣輝元及元

修政教下。一本有布寬典三字。

一本無稍字。隙一本作鑿。必上一本有故取之三字。

春隆景略之。所向風靡。事定。更封隆景于筑前。治名島。於是大修政教。蜀苛法。務與民休息。境內悅服。嘗慨喪亂之久。人不知學。募足利學規。設黌舍。建孔廟。行釋菜之禮。士人入學。親臨勸勉之。吏民觀聽。靡然成風。治爲天下最。關白久器重隆景。及嘗朝京師。爲奏拜從四位下侍從。關白親征小田原。使隆景留守清洲。小田原久未下。關白患之。駟召隆景問策。對曰。臣先人善陷城。每誘敵以爲內應。卽不成。謀洩。情見。衆心稍猜懼。無有堅志。然後乘隙襲之。必不費力。殿下少試之。關白稱善。於是令人密貽書於敵將松田

憲秀。陷以利爲內應。旣而事覺。憲秀伏誅。然由是人情危懼。城遂陷。先是輝元無子。叔父元清之子秀元。少而穎敏。宗族共白以爲嗣。輝元夫人穴戶氏。其老隆家之女也。隆家有子。曰吉內。夫人取養之。鍾愛無比。時或諷輝元欲立以爲後。隆景聞之。恐其言或入。乃見輝元曰。曩使秀包質於豐臣氏。顧彼必以非本宗輕之。不若擇宗族最重者代之。以固其意。君盍遣吉內。夫人聞之。日夜憂懣。求所以免之。隆景又謂輝元曰。臣熟慮前議。君已定秀元爲後。則吉內與秀元輕重自異。請遣秀元。輝元從之。夫人大悅。由是秀元

典藥下一本有
甲字

後嗣之議竟堅。時關白亦欲以其姪秀秋爲巨藩。後心擬毛利氏。隆景時在大阪。竊揣其旨。因欲自代。宗而受殃。見豐臣氏近習典藥曰。老夫溝壑在近。而無繼嗣。欲迨今請秀秋爲義子。願爲吾私言之。典藥伺間入告。關白大悅。於是隆景請秀秋爲己嗣。遂令輝元請定秀元爲世子。文祿元年春三月。太閤遣兵征朝鮮。隆景將一隊。夏五月。我師陷王京。浮田秀家與三奉行石田三成。增田長盛。大谷吉隆守王京。而小西行長進次于平壤。自平壤至王京百餘里。諸將皆築寨以保之。隆景守開城。冬十月。明使將軍李如松

明州一本作明
師

等援朝鮮。二年春正月。明師陷平壤。行長敗走。諸寨守將相議。皆撤守會王京。隆景獨不可。曰。大同江以南築寨相保者。本以備明州也。今聞明兵至。未加一矢。交一兵。而恒撓遁去。何以寨爲。且吾初受命。奮不顧身。明兵新來。當決戰以耀我武。吾齡已頽。死不足惜。且失一將。亦未爲損國事。諸君自擇去就。吾決不棄此。諸將然之。秀家等聞平壤之敗。大懼。亦遣人召隆景還。使者三反不聽。吉隆乃自往說之。隆景不得已從之。乃撤開城。距王京三里而陣。立花宗茂。毛利元康。毛利秀包屬焉。於是三奉行出見之。又懇勸入

保王京。隆景不可曰。今明兵已迫。我若退則彼必乘之。彼以大軍圍城。則糧道隔絕。士卒漸散。將自救之不暇。何以得拒之。且敵大軍麇至。假令一再破之。散而復聚。退而復來。進退之間。吾必承弊。今日之事。但當一戰挫其鋒。公等唯整列以徐繼我後。二十四日。李如松將蕃漢步騎十餘萬。陣于碧蹄館。於是隆景分其兵為七隊。宗茂為先鋒。眾凡三萬四千餘人。是日會宗茂及其老小野和泉。謂曰。君膽勇有餘。常好血戰。今明兵眾盛。非一時豕突所能屈也。但當審其虛實。進退適宜。以制全勝。和泉老成。具知軍機。君善

三萬一本作二萬

用之。宗茂許諾。二十五日黎明。宗茂出兵。與明先鋒查大受。朝鮮將高彥伯。遇礪石嶺。力擊破之。斬首六百餘級。明人稍收兵却。隆景堅陣不敢動。頃之曰。可矣。令宗茂及元康秀包依山結陣。而自縱精銳擊之。我士勇兵銳。擊刺如飛。莫不一當百。戰方酣。宗茂策馬乘高馳下。橫衝中堅。明師大敗。如松墜馬。井上五郎兵衛揮槍搥之。未至身。明將李有聲捍之。如松僅免。眾鈎有聲支解之。時我軍皆健鬪。毒逐。幾獲如松者數矣。其別將楊元等援至。竟得脫走。追亡蹙之。臨津。斬馘五萬。僵尸如立。臨津為不流。而我師所喪亡。

銳一本作鋸
宗茂下一本有等字。無策馬字。
中堅上一本有其字。
支解之一本無之字。

如立一本作成丘

伏一本作服

裁百餘人。如松走坡州。當是時。諸將兵五萬餘人。皆繼隆景後。莫敢縱兵。自隆景後。觀其督戰。皆讐伏以爲神。至是入賀。因問曰。君不乘宗茂之捷擊之。其策何在。隆景曰。虜不利而引退。必量我擊之。而我出其有備。未易克也。我且按兵不動。以示不戰。彼銳氣自衰。而我隨而乘之。此全勝之術也。且我急出兵。則後繼亂。次爭進。幡旗必亂。而彼隨擊之。是自取敗也。是以移時耳。諸將謝不及。初李如松克平壤。鋒銳甚。至是膽落。不欲復戰。令沈惟敬議和。是時我師亦餉饑乏絕。行長及三奉行皆氣倦思歸。竟權定和議。四月。

勵聲一本作勵色

若下一本有悉字

鳥嶺一本作鳥嶺

諸軍將退保釜山浦。時我師久屯王京。朝鮮士民皆來歸就業。諸將慮其或與明人相約以斷歸路。以爲殺之則不忍。逐之或激變。衆議不決。隆景坐睡不言。石田三成勵聲曰。班師大事。侍從豈閒適之時。隆景徐起對曰。諸將之議各有理。吾復何言。然今隸諸隊而執役者。鮮人居其半。若逐之。則資用雜器。誰耐負擔者。不如縱火城中。乘烟撤兵也。明師望之亦惶怖。必不敢躡後。諸將皆曰。善。於是悉燒諸營。固列徐退。後先相顧。分番輪殿。時明師屯于鳥嶺。懼不敢迫。師渡漢江。隆景命斷橋沈船而退。竟達釜山浦。時隆景

識一本作喻

取途全羅道。行五六里入山逕。左右皆斷崖。問諸土人。曰。謂之全州。王墟也。乃命連柵峯上。令將校守之。命伐樹木。布諸蹊間。士卒莫識其意。皆竊笑之。至夜。敵數萬至。乃下令曰。若有不待命而敢放一銃者。斬。敵兵益迫。於是分其兵登左右峯。烏銃雨下。丸無虛發。敵軍大敗。伏木死者萬餘人。時謂之全州伐木之策。十一月。外師半撤還。太閤深嘉隆景碧蹄館之功也。欲陞之中納言。慮其不受。嘗燕諸侯。爲具食如公卿膳。以當隆景座。隆景料膳人謬設。逡巡避之。太閤觀笑。具告之故。且曰。既歷王命。當入朝而拜恩。隆景

三原下一本無之地二字

感泣而謝之。遂超遷從三位中納言。四年。乞骸骨。立秀秋。與之筑前。而自退居備後三原之地。謝絕世故。優游山水間。諷咏自娛。平素好點茶。觀時人競造茶室。好尙日侈。遂絕不復爲。時其弟元清久寢疾。隆景候之。元清把其手曰。唉。吾其先兄乎。隆景曰。否。吾必不出五旬矣。居月餘而卒。年六十三。慶長二年六月也。太閤聞訃。慟曰。惜夫天下之幹也。隆景器量沈宏。有大慮。見事如神。嘗聞松永久秀之反。曰。舉兵太早。必不成矣。聞賤嶽之役。佐久間盛政之未退也。曰。盛政剽輕。狃勝而驕。其敗必矣。及病革。遺狀戒輝元曰。

豐臣氏有亡徵。天下不久當分崩。子慎保四境。勿預外事。子之才有餘於守。而不足於進。若越境爭事。則削弱之禍必至矣。後果如其言。性至誠忠亮。雖身在外藩。不須臾忘宗國。自請秀秋為後。太閤益親之。嘗有上書告其反者。太閤大怒。命斬其首送之。其信任率此類。文祿末。拜五大老。處決大政。時石田三成貴寵用事。性狡獪猜忌。喜陷正人。獨至隆景不能中傷。克以功名終。

外史氏曰。元龜天正之間。何其亂極而材多也。豈非亂極故材乃見歟。若小早川隆景。在其中最傑然者。

貴恐負訛

秀元傳一本作秀元記
特一本作殊
庶幾一本無幾字

余幼好讀國乘。夙得此人而崇慕焉。近見肥後人藪子厚記隆景請秀秋為嗣之事。曰。懼豐公之暴。故請之。因引鄒求嗣於莒。而春秋書滅。以深罪之。予竊疑隆景之必不至此。徧閱野史。錄此事不甚詳。最後得毛利秀元傳讀之。多載隆景事。於儲嗣始末特詳備。大異於子厚所記。因取其梗概而叙次之。庶幾使先哲之心事白于千載云。

蒲生氏鄉傳 天保元年二十二歲

蒲生氏鄉者。鎮守府將軍藤原秀鄉胤也。小字忠三郎。父曰蒲生賢秀。居近江。為佐佐木義賢部下。及織

田右府攻佐佐木氏。賢秀守其邑日野。佐佐木氏亡。降織田氏。氏鄉年甫十三。右府見之曰。之子眼光威耀。非常人也。妻以己女。每令屬柴田勝家。從軍累有功。明智光秀弑右府。賢秀時留守安土。織田夫人及諸將皆欲棄城走入日野。勸賢秀。賢秀不從。諸將遣人密召氏鄉。氏鄉率五百餘騎迎之。遂保日野。光秀使賢秀族招之。昭以與近江半州。賢秀氏鄉大罵其使。還之。光秀怒。將遣兵攻之。會羽柴秀吉伐誅光秀。由是織田氏族得無事。已而織田二公子信雄、信孝有隙。構兵。羽柴秀吉助信雄。柴田勝家助信孝。他宿

不從一本作不聽

還一本作逐

將故臣。各有所屬。秀吉勝家共遣使招賢秀父子。人皆以其隸柴田氏。爲必與之。而氏鄉決意送款於秀吉。秀吉大悅。即請賢秀女。以爲己婦。進氏鄉爲飛驒守。後秀吉貳信雄。伊賀伊勢尾張諸城。盡起應信雄。氏鄉爲秀吉攻陷嶺城。又攻加加井城。斬馘百餘。勇冠諸軍。徙封松阪。食十二萬石。氏鄉屢出兵擊滅敵城。以故勢伊間大率屬秀吉。當是時。秀吉略定中原。威名日盛。朝廷授之關白。氏鄉亦拜從四位下。任侍從。從關白征九州。秋月種實據岩屋城。城稱峻絕。氏鄉自請而往。關白使羽柴秀勝將之。輔以前田利

馬岳一本作馬
上

家。氏鄉當城面。奪郭先登。關白在馬岳望見之。自脫其袍。齎賜氏鄉。氏鄉感奮。益思立功。會大風驟起。縱火焚城。城卽陷。九國風靡。遂攻島津氏。氏鄉自日向路入。島津氏降。氏鄉進從四位左近衛權少將。遷治松阪。天正十八年。從關白征小田原。事定。關白又以氏鄉爲先鋒。進入奧州。達大森。關東悉服。關白欲掄一將才。略任方面者。以鎮奧羽。令諸將視可者。署其姓名。諸將所署各異。關白笑曰。我今而後知吾得天下有由。諸將所擇皆非其人也。方面之寄。非氏鄉不可。乃徙會津城主伊達政宗於米澤。賜氏鄉以會津

四十二萬石。言之曰。奧人反側不常。會津重鎮。卿善制之。賜木村秀俊以葛西大崎。受氏鄉指揮。政宗失會津。居常怏怏。適木村氏政苛。庶民憤怨。政宗竊嗾之起。其歲十月亂作。襲奪木村氏城。兼侵掠旁郡。所在構壘據之。秀俊走保佐治。急馳使請援會津。氏鄉聞之。卽日發使告變京師。且起政宗會師。期以十一月五日。自將步騎六千行。天方大雪。將士諫之。不聽。氏鄉裸體着鎧。諸軍皆輕裝而發。政宗將兵一萬五千。屯飯阪城。迎之。氏鄉軍已達信夫。先鋒將馳入中軍。曰。政宗無行色。必有反心。宜舍次數日以察其動

靜氏鄉大怒曰。反則戰。政宗之有反心。在會津已聞之矣。明早發軍促政宗。政宗意沮。遂發。氏鄉繼其後。政宗請招氏鄉入館計事。意欲刺之也。氏鄉許諾。與壯士數人往。氏鄉直入館。從者見門者遮。乃排戶入。皆鎧冑把刀。櫛以侍焉。政宗不敢動。既罷。政宗粹稱疾不從。氏鄉乃分軍爲二。令後隊背而却行以備。政宗進攻名生砦。政宗作箕翼陣。躡其後。觀其有備而止。氏鄉進麾下。一鼓拔砦。斬馘六百餘級。乃收軍。會政宗近士有憾政宗。亡歸氏鄉。且告政宗通賊之由。於是氏鄉命修砦。嚴設守備。十二月。政宗竊自間道。

名生一本作名主。
收軍下一本有入砦二字。

進軍。欲乘虛襲會津。慮氏鄉還擊。未果。而賊諸城聞名生陷。皆望風潰散。氏鄉迎秀俊。置之名生。關白獲警。遣中納言秀次赴討。使石田三成發我德川氏師。聞氏鄉定亂。皆途還。初關白定小田原。使淺野長政巡察東國。至此畢事西還。至駿府。遇氏鄉告京師使者。卽東馳抵二本松。時政宗勢已阻。心又恐。自造長政。固謝無他。長政乃使政宗納質於氏鄉。因召還氏鄉。明年正月。氏鄉還趨二本松。長政與之會議。共上京師。政宗請與俱往。氏鄉至京師。具申政宗反狀。政宗以計脫之。關白亦置不問。而深褒氏鄉之功。褫予

秀俊之封。且賜之宴。宴次關白從容第言。卿善字。爲吾洒毫。氏鄉請問議事。則曰。有卿在。吾無所庸指揮也。竟宴。隻語不及東事。氏鄉爲人俊邁。有大略。用兵嚴整。正部曲。信賞罰。有犯令者。雖所親信。立誅之。尤善愛禮士卒。咸樂爲之用。是以精勁冠諸侯。是歲夏。南部信直族九戶政實叛。據糠部城。士兵四起。應之。信直不能定。馳檄京師。請救援。關白以秀次爲大將。堀尾吉晴爲副。淺野長政。石田三成。監其軍。更命氏鄉助軍事。七月。氏鄉發三萬餘騎。前行拔二城。走一城。返圍糠部城。與諸將合謀。爲持久之計。賊窮蹙而

返一本作進

降。秀次斬以徇。餘黨悉平。時關白親將至佐和山。適獲捷報。併還諸軍。氏鄉留巡旁郡。綏撫反側。自是奧虜服。氏鄉之略。不敢復畔。關白發使者。賞氏鄉前後之功。加封奧羽七郡。并舊食百萬石。十一月。氏鄉上京。謝益封之恩。尋關白讓職於秀次。自稱太閤。奏授氏鄉從三位宰相。及太閤征朝鮮。從赴名古耶行臺。抵是太閤稍忌氏鄉才。氏鄉亦知之。欲自往朝鮮。以避禍。請之。未允。石田三成乘間說太閤曰。當今天下至安。莫足患者。獨會津宰相英才蓋世。臣嚮入奧。觀其行兵。太類殿下。而部下材猛輩出。諸侯又無比。今

據奧羽之大鎮。是放虎於深山也。願殿下慮之。太閤益恐。密令三成毒之。遂卒。年四十。聞者咸為垂涕。愛阜外史曰。余關東之民也。屢游毛常。東望奧之野。山川莽鬱。其人驚俗。厯者可想見焉。古昔王政之盛。征伐時舉。尚或不入版圖。況於戰國乎。蒲生氏鄉鎮會津。再亂賊。終令豐臣太閤無東顧之患。非有勇智絕世者。焉能如此。世傳客有問氏鄉者。曰。太閤百歲之後。諸侯能朝關白乎。氏鄉曰。否否。太閤死。天下非前田氏之有。則吾之有爾。江戶亞相如何。曰。渠慙於褒賞。惡得天下。嗚呼。其論人之際。雖有不中者。而

焉能一本作鳥能
百歲之後一本無之字

嘆一本作惜

其自負者或不徒矣。而功名不終。可勝嘆哉。筱崎小竹曰。筆鋒雄健。可匹所傳之人矣。詳略相得。繁簡中節。使讀者不倦。迴勝前日所示小早川氏傳。三日不見。信當刮目耳。又曰。論贊中獨稱平奧羽之事。而氏鄉一生功業全見。結如抑而揚。皆匪夷所思。

周平案。岡田鴨里日本外史補蒲生氏傳未記曰。友人鹽谷宕陰嘗作氏鄉傳。而多遺漏。首尾未全備。今據其稿。旁參考諸家舊記補之。據此則茲傳於事蹟未盡。欲知其詳。則宜就外史補看。

高山正之蒲生秀實傳 天保五年二十六歲

世言中州清淑鬱積之氣。能生磊落非常之民。其然

圻一本作畿

抑以下一本作如左

抑雖草蒼之野戶聚口衆而奇材異人偶出其際歟不然則若二毛之野古者云云一本無下若字

豈其然乎。古昔王朝之盛也。圻內多出名士。而江戶開府以降。則多於關東。豈五畿內山河。王氣銷盡。而地氣自西而東歟。抑雖莽蒼之野。戶聚口衆。而奇材偉人。偶以出其際歟。且以埋沒在下者言之。若二毛之野。古者以艸毛無人。名爲毛野。而當天明寬政之間。出若高山正之者。若蒲生秀實輩。嗟乎。是奚爲而然乎。高山正之者。上野人也。字仲繩。又字彥九郎。爲人精悍。有奇節。好擊劍。使氣凌人。不拘小節。而事親至篤。母喪廬於冢側三年。哀毀骨立。事聞。官欲旌表之。上毛之俗素驚。喜博奕健訟。常嫉正之所爲。誣告於

無人境下一本有之字

官。繫之獄。獄胥給食。弗肯食。既而得出。卽杖劍周遊四方。正之雖武弁。而旁嗜書史。好論古今治亂。人事中失。至此觀土風。察國政。尋古城戰跡。求豪俊奇傑之士。見之。東適常奧。西極薩隅。南履阿佐。北至秣鞞之界。好登危峯。凌風濤。入絕谷。無人境。屢迫熊羆之窟。蛟鱷之居。殆瀕死自若也。間聞有孝子。兄弟義奴。烈婦。雖迂其途。必往問之。既而轉述之人。欷歔流涕。不能自己。倉成善次者。豐前儒士也。嘗語人以正之。有不孝之事。正之聞之大怒。直往請狀。不得則斬之。善次知其意。徐出授席。諭之以其理。正之始悟。攬涕

煽動一本作煽惑

謝之。蓋其天資慤直，故好義服善。大率類此。自霸府之立，天子讓威福於關東，南面恭己，而幕府亦能竭臣節。帝澤愈光，而武人俗吏或昧理勢，視天朝若無有，甚焉有俗儒徒慕唐山，蔑視邦制，弄筆亂名分，頗足煽動世人。正之慨然曰：環海萬國，唯我邦皇統萬古不革，真神州也。豈可與彼朝秦暮漢腥膻之邦同日而語哉？蓋深有志於尊崇王室也。嘗過京郊，問足利尊氏墓，聲其大逆而數之曰：而何物敢害忠良，戕皇子，虐萬乘之君，罵且鞭者三百，然後已。每入平安，先至三條橋上，遙望皇闕，跪地振董曰：艸莽臣高山。

鞭下一本有碑字

彥九郎下一本有上京二字，語下一本有王家事三字。

劉備一本作劉豫州，其下一本有自葛亮一本作諸葛亮。

彥九郎途人怪顧，譁笑弗以為意。至其與同志語，慷慨淋漓，聲淚俱墮，其音足感木石。嘗至一士人家，見案上有室師禮駿臺雜話，披而讀之。至并論楠公與諸葛亮，謂孔明待三顧而出，其進重，故受任專。楠公則不然，所以委任不重而自速戰死也。怒髮逆衝，直擲書於前庭。主人驚問故，正之曰：腐儒不解事矣。亮之於劉備，素非有君臣之分也。則其重也宜。我延元帝則萬代一統之主，不幸有出狩之變，此天下之人苟食此土者，將疾奔勤王之不暇。況楠氏邑在封圻之內，其待王命而出，吾尚以為晚。若之何其可與葛

一本無其字

一本作目以狂
生避之

哲上一本有面
字

震懼却退一本
作震懼却走

亮同出處哉。聞者服其至論。然以其喜詭時俗。人亦不能器之。目為狂生以避之。吾嘗漫游天下。問名士耆宿。時時聞正之事。其人身短而皙。雙目有紫稜。爛爛射人。聲如雷震。人戲求試其叱咤。正之命列陶器于棚。倚柱一呼。陶器盡振。過野遇群盜。正之瞋目叱之曰。喝賊震懼却退。無半影隻踪。自言鄉貫係新田郡細谷村。祖先屬南朝者。則其好義不無所由。嗚呼。使此人生元弘建武之際乎。必能輕死樂傷。搴旗斬將。尊氏直義之首。或可頸而致也。然當其時。謀臣猛將。不為無其人。而終不能然。則時勢之不可。雖有一

令下一本有其
字

正之亦未如之何耶。乃幸而出寬政享和至平之世。會文明之運。令折節學道。刻苦以克其嗙。則或大適世用。不能然而嘗辛食苦。徒撫髀肉。以至強死。亦可憐也已。南筑有奇士。曰宮川嘉膳。疏快好客。正之在東不得意。西遊到筑。舍嘉膳氏。一夕歸舍。自刺腹。嘉膳驚問故。不答。視其已決死而意不可翻也。曰。吾告官驗視。子且勿殊以待諸。正之曰。諾。神色如常。談笑移時。夜半吏來驗。問其所以。不答。又問曰。狂矣。乃執刀。自絕其脰而死。臨死。嘉膳問所欲言。正之豁然瞪視曰。為我好寄語天下豪傑耳。既死。人莫知所以死。

一本作問所以
死。又不答固問
曰。狂矣。

者。正之同時有蒲生秀實者。其志趣亦與正之相肖。二人有志於王室。皆昉於少時。讀源平盛衰記。而始不相識也。秀實久聞正之名。必欲見之。天明季年。正之在奧。踪之追尋。竟不相遇。以為終身之憾云。

蒲生秀實。字君臧。一字君平。下野人也。生而英異。幼聞系出會津參議氏鄉。既已有自立之志。及長。喜讀書。然不甚研精。所志忠孝大略。尤留心於古制度律令。簡鍊當時之務。久之有所得。而未發也。丁卯歲。北邊有警。人情騷擾。秀實時在江戶。躍然起曰。可以有言矣。著策五篇。名曰不恤緯。踵閣老門下。上書獻之。

既已一本無已字。
一本無大略二字。
當時一本作當世。
一本無時字。

聞下一本有而字。

一本無也字。

弗報。累世帝陵之荒廢久矣。至將軍常憲公。下令修之。為本陵式。遮列以竹木。禁侵犯。至有德公。再修之。厥後奉令者不謹。厲禁廢壞。丘隧或有為灌莽隴畝者。秀實聞悼之。以圖修復為己任。躬自歷視陵地。參以古圖記。以考核之。雖在遐陬窮島僻遠之地者。必往覈其實。而後止。百舍重繭。至脛無毛。弗以為困。恒謂其友曰。子聞八平之事乎。自佛法入神州。帝王之尊亦以火葬為禮。八平居在平安。以鬻魚為業。生當正保帝之時。帝崇儒學。而擯竺教。及其崩。八平恐大喪從舊例也。奔告於公卿。以火葬必非先帝之意。而

朝廷取其言。嗟呼渠特一賣魚夫耳。尙能賴其力。使帝靈安於九原。豈非赤誠所致哉。余雖駑鄙乎。所賴者至誠耳。作山陵志。獻之京都及江戶當路者。有司以其論建非處士所宜。召見詰之。秀實乃引律文誦故事以對。神色揚揚。辭令激烈。有司惡其不遜。將重坐之。時有一學士爲世所貴重者。謂曰。艸野有危言之士。國家之福也。乃置而不問。當是時。秀實慷慨自奮。欲爲天下言。世人所難言者。雖由是獲大禍。而不顧也。嗚呼。世固有奇於人而不奇於天。迂於名而不迂於實者。喪祭之禮重矣。自中古起復之事起。代期

以五十日之暇。厥後亂離日繼。典禮掃地。莫復知報本篤親之義者。天下之無善俗。職是之由。豈非王通所謂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祖矣者乎。哀乎哉。使煌煌天祖。天孫精靈之所安。而荒蕪蕪廢。爲農夫牧豎之所踐蹂。貂狐虺蛇之所竄伏。真可爲痛哭流涕長太息者矣。肉食者不留意於此。而使艸莽之士任其憂。而反尤之。抑何也。秀實業已屢弗得意。乃冥以酒。往往從布衣野老。極飲大醉。歌吟笑呼。以適其樂。若不復知世間功名爲何物者。初著革弊賦役等諸論。命曰今書。至此更撰職官志。欲以

山陵下一本有志字

名一本作世

一本無乎字

次編神祇姓族等志。與山陵并爲九志。乃杜門講學。匾其居曰修靜。日以著撰爲務。秀實常嫉俗儒弄翰以亂名。俗吏貪權以苟安。以謂吾生也晚。進弗能觀。大織冠。淡海二先公龍騰之日。退弗能遇。秀鄉氏鄉兩先君虎躍之時。無已則稽古以徵。今居安而思危乎。尊王室以明分義。富諸侯以固邦基。明禮典以正名器。禁左道以塞亂源。鍊武事以備寇賊。斯吾志也。其前後著書之意。大抵不出于此。其言卓卓。皆中肯綮。而不得少試以沒君子惜之。秀實將死前三日。自爲文以言志。尚稱天地之正氣。且有三寶之說。曰。以

此爲吾墓表足矣。死時年四十三。

涉園外史曰。南筑樺島世儀嘗評高山正之。古所謂狂簡者矣。善裁之者。不可爲一有用之材乎。或以語正之。一日見世儀於途。自後拍其肩曰。裁彥九者。非先生而誰。蓋謂其中竅也。余昔載游大和河內之間。歷問山陵。審其荒蕪之狀。每思秀實。未嘗不愴然淚下也。噫。斯人而在。吾其執履從之。

紀事一則

天保三年二十四歲

紀州之民。有無罪而繫於官者。其兒請代父死。不允。乃歸問里老曰。位官吏之上者爲何。曰。君公。位君公

一本無者字

其下一本有言字

之上者爲何。曰。公方其上何如。曰。禁裏其上何如。曰。莫如高德之僧也。兒於是去入那智山中。居空石中行斷食之法者數十年。後紀侯出獵。至無人谷。見空石有人。問之。則行法僧也。卽拉歸。世所謂德本上人是也。鳴虜渠一田兒耳。慨父之非命。奮然猛行。終成高行。豈可不曰世界第一等人物。若其道之邪正。則所不暇議也。

傷高尾太卿

天保六年二十七歲

余之於朋友。有父事者。有兄事者。有弟畜者。又有以伯仲間相交者。要之友愛之情一也。然所父兄事者。

敬心克愛。而弟畜者。愛心克敬。敬愛兼至。義不異骨肉者。唯以伯仲間交者爲然。以伯仲間交者衆矣。而莫高尾太卿之若也。太卿與余同甲子。而志趣如合。爲人廉悍。有義概。兼涉經史百家。工構文詞。余初知之。昌平書院。嘗與松本土信。三谷唐侯。大岡士栗。川西士龍等。共讀論語。太卿在數子間。尤爲少年。而士信輩皆深湛經術。精辨論議。至議論上下。莫克決。太卿時出其說。辯難勁鷲。勢如疾風。人不能當。稱爲千里駒。旣而余退。昌平而家居。太卿亦轉入羽澤。老師之塾。老師深奇其文。謂余曰。昨獲高尾生。機鋒穎

脫足下應不辭避三舍。余亦甚畏焉。太卿嗜酒。然不能多飲。飲則攘臂談志。音撼屋壁。酒後與余語。治經當并研漢學宋理。而折衷以我獨得之見。若經術既治。宜修本朝史述。本朝人才之盛。政治之美。在四海萬國。居第一流。而文史闕。事蹟不白。非一大闕典乎。慨然有志於修史。一日遊甲州而歸。示余詩曰。此生何比漫遊人。家有雙親國有君。唯爲胸中奇氣乏。欲將山水助吾文。其明年將歸省於鄉。余贈之行在或問。行在或問者。柳川人牧園某所著。論芳野朝廷之遺事者也。繫之以詩曰。欲將山水助吾文。此句知

君志出羣。遺說糾紛南北事。千秋筆削屬斯人。太卿欣然曰。從來忖度。孰越吾毅侯者。言之如昨日。聲容尙在目。而倏忽三年。奄然爲地下人。實天保五年甲午十二月八日。而太卿年二十有六矣。嗚呼。天既生若人。又奪若人。欲奪之。曷若勿生之。既生之矣。又奪之。抑何耶。予與太卿。既爲同齒。而恩如雙生。自今以後。方將假太卿之才於天。繼太卿之志於己。而令太卿英魂靈氣。永不殞乎霄壤也。書以自誓。太卿名篤。字篤太郎。生於讚岐高松。而病歿於江戶高松侯邸中叔父某之私宅。有遺文若干篇。同學友古賀元載

等。祛其遺藁。收而輯之。將乞羽澤老師評論華之。當往公諸世也。同知鹽谷世弘錄。

讀諸葛亮傳 天保六年二十七歲

余自幼景仰隆中。竊以聖人許之。獨怪陳壽以管蕭之亞稱之。文中子以王猛對論。爾後管葛蕭葛爲學者爛熟語。千載無知己。常爲忠武恨焉。後看杜工部詩云。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大喜先獲。年十九。著武侯聖人論以示人。無一人可之者。

客歲八月。偶檢陳志。裴註載晉隗爲李興隆中碣文。讀至匪臯則伊寧比管晏。拍案驚奇。鄙諺云。燈檠基闇。正余之謂也。今茲乙未。再翻諸葛傳。取碣文抄之。朗誦數四。感愧集于胸。顧余今年齒適當臥龍初起之年矣。反觀無才長。何面俯仰天地。雖然長才在於學。而進學則主於靜。淡泊以明志。寧靜以期遠。理性研精。以惜歲月。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不成。非所逆知也。因又錄蕉軒先生詩以自鞭。曰。少小欲爲天下奇。謬將詞藻被人知。自愧春秋二十七。正是臥龍初起時。蕉軒先生者。今祭酒林君也。天保六年。南

至後五日。世弘記。是日淒風鳴窓。令人慄然。

讀復堂遺稿

安政四年四十九歲

余年十五六時。讀蕩園諸彥集。至管水二神童事。以爲世豈有如此童子乎。或先輩稱獎之過耳。今看伯任行實及遺稿。其學識匹水神童。而文才則與管童子頡頏。而至孝弟懿行。則又爲在二童所未聞。信乎天下果不無神童也。世傳徂徠舉李于鱗太華山記。示之管麟嶼曰。能讀此則取吾耳。麟嶼琅琅瀏誦。不錯一字。徂翁大驚曰。奇才奇才。吾耳不足取也。伯任而在焉。吾儕之耳與鼻。將盡被拈去。而年僅十六。遽

然爲天翁所奪取。可勝惜焉哉。臨卷老淚津津下矣。

讀出師表

作年未詳

朱紫陽評歐文忠書。爲字如其爲人。外如柔婉。而其中。有剛正不可犯之氣。余謂隆中文。如其爲人。雍容閒雅。其態也。忠烈果毅。其神也。心形乎技。實發乎文。其人具伊傅周召之器。故其文有商周訓誥之態。信乎其器三代以上人物。而其文非秦漢以下之文也。世或以勸後主以申韓書。疑其學雜霸術。是猶堯之教丹朱以博奕。亦良醫用烏附之類焉耳。以是爲病。豈足疵隆中哉。文中子云。孔明而不死。禮樂其有興

乎。觀於此表。可以見矣。

菅公像贊 安政五年五十歲

眉宇森秀。丰采皜皜。淑鸞之精。靈鳳之姿。惟其人宜。六極消而五福備也。奈何令之埋躬於渺雲瘴雨之中。怫鬱天闕。屈折以逝耶。抑聰明廣淵。愷悌溫謙。載寬載毅。載睿載肅。其才之與德。將追稷契而軼伊周也。而命乃如斯。噫。嗟。天道是非。果未可知耶。

竹林七賢贊 作年未詳

地上可怡者。莫花之如。而開落倏忽。曾不能保旬餘。琉璃琅玕。翠浮碧流。貫四時而不變者。唯竹爲尤。況

其承露有態。篩月有陰。帶雨有色。觸風有音。疏密橫斜。清妍瀟灑。令人怡然眼悅。此又有花不能及者。上下數千年。僻好之者。晉有七賢。蓋其清奇疏快之氣。獨有會于此君。不然則綺艷爛燦之花。不乏乎四時。嵇阮山劉。亦何必乎斯。

書室箴 安政五年五十歲

非學靡廣才。周孔卽我師。多聞以闕疑。切問而近思。勿好隱僻典。勿眩新異辭。天行健不息。君子務緝熙。不勇安能進。百事毋自欺。忠孝以立身。文武以全才。德崇業廼廣。上達聽汝爲。前途萬里遠。晚成攸深期。

三百有六日。日又十二時。寸陰將分。陰惜之。復惜之。精神之所達。駸駸如朝曦。勿謂吾言耄。訓戒千古垂。

視志緒言引

天保五年二十六歲

柴博士嘗言。方今奎運休隆。陶冶之所化。自今後數十年。應家挾四子五經。然而能讀之者。應益希。此言在寬政中興之時。今而果然。柴子又云。方吾少時。貧生賃書自給。而成立者。往往有焉。今人則不能然。蓋人心與政治升降。今之學子。大率不勤不苦。仰給於父兄。而揮財於食色。游談無根。以翫愒歲月。俾先輩獨獲知言之名。不亦哀哉。雖然。不昧者心。不朽者文。

稽乎文。而攻乎心。道則在几席之下矣。作視志緒言。

續和漢名數引

弘化四年三十九歲

一書生從北筑之鄙來。見林快烈公。公曰。子之國昔有貝原益軒。尤富著作。子亦讀其書乎。生曰。益軒著書太俗。亦不屑看焉耳。公弗懌曰。益軒所著。悉切世用。其人不獨一邦之杰。乃天下之杰也。若茲書。亦俗士之所鄙。而其切要簡約。雖宿儒有攸資用焉。豈特童蒙之便云乎哉。書肆再刻請序。爲弁是語於簡首。弘化丁未嘉平月。

擬送人祇役蝦夷引

安政二年四十七歲

世之議關北地者。謂宜教化夷蕃。而變其風俗。移罪
隸以開墾田疇。余謂不然。昔神祖之入甲州也。壹從
武田氏之法。其徙關東也。壹從北條氏之法。是以其
君雖革。而民安堵不擾。夫夷蕃以魚獵爲生。室屋不
牀。富者衣皮。貧者衣卉。食禽獸之肉。啜蟲魚之血。不
知火食之旨。絮帛之美。晴行不履。雨行不笠。其從役。
勞之以一掬之薦。一爵之醪。則欣然感激。如獲金帛
之賜。此殆太古之民也。而遽令之變。如此之民。不失
其性。而傷其心者。幾希矣。以余觀之。莫若姑沿其舊
俗。而緩其征役。彼其性忍飢耐寒。不厭勞。不羨逸。見

猛獸而不懼。逢毒蛇而不避。跨馬不鞍。不轡。駕舟不
藉。不覆。其獷獯慆悍。天質乃然。有事則可點以爲兵。
至墾田之役。則宜徙信越奧羽之貧氓游民以充之。
夫北越大國也。生齒日繁。田少人稠。以故其民之離
鄉移他邦者。動以千百數。信次之。奧羽又次之。大凡
如此者。給其路纏。集之蝦夷。作之厰屋。資之衣糧。時
之田器。墾焉以至獲禾。則三年弗稅。限滿。給人百畝。
以征其什一。以行均田之制。如此則夷蕃專於魚獵。
編氓專於耕稼。土風不擾。而農夫樂業。豈非所謂易
簡而天下之理得乎。若或遷罪隸以雜夷民。則如驅

虎狼以牧羣羊。幾何其不變淳以爲漓。化朴以爲奸。至夫審土宜以殖物產。測地理以建礮臺。造堅艦以便轉輸。備不虞。則議者之論備矣。固不待余言也。今茲月日。友人某將從某君。祇役蝦夷。乞一言。某爲某君幕客。其言蓋將或被采焉。乃書之以贈之。

忠芬義芳詩卷引 安政二年四十七歲

己丑歲。西游入芳山。探訪陳蹟。有句云。看碑成癖。從人笑。不解尋花尋艸來。此游中實錄也。故其詣赤穗。問所謂忠義塚。而至大石氏手植櫻。在其咫尺而失之。然余所不解尋者。尋常花卉耳。若忠臣義士遺愛

所存。雖在深澗窮谷。固將披荆跋棘。累繭重胝。以訪之。而千里之行。失名芳於百步。及讀此卷。悵然者久之。凡事成癖者。雖小事尙有失。況於修德成業乎。吾於此有重感焉。士栗乞題言。乃書此還之。乙卯桂月下弦。

國華帖引 安政四年四十九歲

出一鄉而游通邑大都。有三益焉。瞻其城郭之宏壯。觀其第宅康衢之華麗。以豁心胸。一益也。見其鴻儒碩士韻流騷人。挹其丰采。聽其言談。以自壯。二益也。得其文詩書畫。以想其風趣。三益也。然前二益者。可

暫而不可久。至傳諸夫人。貽諸子孫。唯文詩書畫爲最可久矣。此古矢氏所以有國華帖也。主人曩游關西。經東海。入五圻。仰瞻延曆帝之所創基。覽豐太閣之所經營。航海濟鎮西。跋涉豐筑二肥之間。所至問鴻儒碩士韻流騷人。投刺而見之。出箋而需書畫。集爲一帖。又以其所居在總之野。與江都接近。屢游於都。多得書畫。以爲此帖。其俱名曰國華帖者。以謂人之藝文。皆邦家之光華也。丁巳春。余赴北總。拜先公墳廟。迂路過馬立村。訪主人。主人欵迎。甚有禮意。就席而談焉。評書品畫。風味如湧。時方庭上梅花盛開。

清芬撲軒。覺與主人映帶有趣。亦無乃非邦華之餘乎。乃挹花上之露。瀉諸端溪石。把毫以引其端。桃花節前一日也。

題熊本巨人圖

文政十一年二十歲

文政丁亥之夏。肥侯之朝江都。率巨人大空氏以至。每其出行。觀者如堵。至畫庭圖之以射利。嗚呼渠特飲啖兼人而已。以天下之廣。潛於草莽之中者。其器之大。必有千百倍於大空氏之身者。而世人不求觀之。徒形貌之偉之悅。豈不哀乎。夫肥侯身受五十餘萬石之封。封內才俊。必應蔚乎如林矣。其祖宗之賢

而善用之者。有若侍從藤孝。有若參議忠興。有若少將重賢。吾知侯必其法。三祖宗之意。而務拔闔疆莽澤之英也。豈徒以巨人爲矜於世而已哉。

古賀侗庵曰。命意奇。

題兩岸一覽圖

天保十一年三十二歲

嘗與吟友數輩。游墨水之上。一人評其景況。有唐詩之風趣。長流接天。芙蓉插空。雄渾俊拔。李杜之格也。田園樹竹。松扁茅舍。蕭散閒逸。王孟之神也。筑嶺之晚霞。綾瀨之夕照。清遠遁美。非錢劉之調乎。至於隄上之花。路旁之妓。綺靡艷麗。乃溫韓之氣韻也。同行

僉粲然。今看此圖。於凡墨水之勝槩。細大莫漏。令人恍想昔游。覽者以當全唐各家之集。可。

題阿萬篤夫文稿

弘化三年三十八歲

文藝華也。器識實也。富乎藝而淺乎識。譬則御帶花也。深乎識而不足乎藝。譬則映日果也。其識與藝竝高者。僅可以桃李梨梅喻焉耳。篤夫之學於東。人以冰澗之梅品之。別離十四年。得斯卷讀之。其華益韡。其實益美。譬猶告老歸鄉。觀丘園之樹。昔踰墻者。今則蔚然出屋數丈矣。丙午蒲月。

題保岡元吉所修孫子讀本

弘化四年三十九歲

賴山陽酷好孫子。常云。此書可與魯論匹。而至字句簡切。而篇意貫徹。真千古之奇文也。愚近日讀十家註直解趙註等。憂其紛雜。欲爲批評以明讀者之眼。乃被吾兄先著鞭。爲之憮然三日。丁未南至日。

大統歌題辭

嘉永四年四十三歲

天長地久。大統繹繹。君尊如神。臣介如石。

題大統歌首

嘉永四年四十三歲

余甲角時。先人手書歷代皇號以令背誦。間又說某帝仁明。某天皇英爽。某時有某事。某役在某年。相某賢。將某智勇。以令略知治亂隆替之由。成敗得失之

要。及長觀史。猶如還故園。而與舊知語。雖時有遺忘。而於溫故知新。覺裨益匪細也。自先人見背。倏忽二十餘年。頭禿齒疏。碌碌爲童子師。暇日拾所記憶。爲茲歌以授兒曹。習之者。尙亦諒吾先人之意焉哉。嘉永辛亥端月上澣。宕陰鹽谷世弘題。

題鑄銷論首

安政元年四十六歲

不期侈而侈者。公侯之常也。滿而不溢。有如健齋公者乎。告老則專於逸樂者。亦公侯之常也。厲精銳志。講武備。修器械。有如健齋公者乎。當今胡虜陸梁。方逞豕蛇之欲。肉食者宵衣旰食。尙有餘憂。使夫人設

心如健齋公乎。則天下可高枕而臥矣。弘聞夷舶礮彈。以八十封度爲最重。此論之重。豈特八十封度而已哉。嘉永甲寅桂月。山形教授江戶鹽谷世弘拜題。

題隔鞞論首

安政四年四十九歲

鹽子居麴街。與麴生相善也。無日不交膝。一日麴生悄乎來。諗曰。自吾與子交。日聞子過。而責皆歸于我。子疾矣。人曰。麴生所釀也。子怠矣。人曰。麴生所使也。子舌多出矣。人曰。麴生吐之也。如是乎。吾無益乎子。而子有損乎吾也。請勿復見矣。於是鹽子兀然枯坐。時方夏月。偶因曝書。見清英交兵記。試置身於清土。

以忖度之。有可攘臂者。有可痛哭流涕者。有怒髮衝冠者。有欲噬臍而不可得者。情感空湧。不可遏抑。辭衝吻出。筆載意走。纒纒點綴。不覺成卷。既而展讀之。迥然笑曰。此隔鞞搔痒耳。海外萬里。痛痒何關。棄以充覆瓿。其夕麴生突至曰。此吾積歲精液所生也。棄之不可。世有麻姑仙人。搔痒見血。此紙獨不足藉以拭手耶。奪之去。于時安政疆圉大荒落之建酉月也。

書北條氏記後

作年未詳

世俗有二回驚之諺。若北條氏。信可二回驚者矣。自時政至高時九世。廢一帝。流四帝。逐五將軍。亂臣賊

子何代無之。而如北條氏者。和漢古今所未曾有。此一可驚者矣。以天下之富實其庫。而所服養如赤貧之士。身可高臥深宮。而能爲乞丐僧。忍苦節以省民隱。此至大難事。而泰時時賴等爲之。此又二可驚者矣。夫其有前可驚者。宜天怒民憤。忽焉誅滅。而乃保九世之福者。非以後可驚者足少償之哉。嗚呼。彼負古今未曾有之大惡。尙猶以至儉至慈之故。乃獲受數世之福矣。而況於無其惡而有其善者乎。傳有之。苟有志。則無非事者。君子觀於北條氏。足以知身之不可不儉。與民之不可不愛矣。

書類聚國史後

文政十二年二十一歲

凡事莫難於創意而新建。莫易於仍舊而倣倣。仍舊而倣倣。雖中才可跂。至創意而新建。則非才能絕人。而識解過衆者不能也。允哉其難也。西土建史。其體有二焉。編年也。紀傳也。編年之體。創於春秋。而歷朝記錄皆原之。紀傳之體。創於司馬遷。而後世史書盡倣之。未嘗有改造也。本朝之史。自古事記。日本紀。皆從編年體。而列朝皆倣之。亦未曾有之改也。獨菅公生數千載之後。把數十代之史。參伍錯綜。類而聚之。凡自詔書勅令制度儀節。至神社佛事祥瑞災異。莫

不備集而品彙。使人一見而無不悉得其本末始終。此體也。非獨本朝所無。而異邦亦所未嘗有也。是非其才能絕人。而識解過衆者。焉能如是哉。公才器德量。古今所極推。而其勳業不甚顯。世莫以窺其際。獨觀乎此書。以窺其一斑耳。雖然。余又有深感焉。世傳延喜帝召相者。歷相親王大臣。至公曰。才能過多。非令終之人也。由是觀之。公之得名。固以其才能。而其受禍也。亦以此也。故余於此書。最欽公之能。而亦以悲公之不令終也。噫。

書臺灣鄭氏紀事後

文政十二年二十一歲

以儻明史之漏乎。既有鄭成功傳在焉。以補成功傳之闕乎。傳既簡而悉矣。然則爲附贅懸疣乎。曰。否。傳既簡而悉矣。獨以魯王之死。爲出成功之所爲。紀事乃博證旁引。以明其非。於是乎成功之志。昭昭乎揭日月而行矣。從成功傳乎。瑜不蔽瑕也。必有紀事之說。然後全璧而無瑕矣。嗟乎。成功生於吾邦。而著義節於彼。其偉才盛忠。古今罕儔。我將舉而詡之於彼。而彼於其大節。隱晦汨沒焉。非紀事明之。孰能辨之。則此書之出。一以揭成功之志。一以增吾邦之輝。則謂之儻明史之漏可也。謂之補成功傳之闕可也。則

賴山陽曰。結句當改作謂之附贅懸疣則不可。

亦謂之補大日本史可矣。可謂之附贅懸疣乎哉。

古賀侗庵曰。闡幽之論。足稱斯書一知己。

書鞭貽錄後 天保三年二十四歲

余今編此錄。年方二十有四。期其成以三十年。至三十年之後。尙不能達。則當至先人墓下。刺刃吾腹而謝焉耳。天保壬辰菊月念九日。世弘與心盟而書。是日陰翳。情致殊寂。

書周濂溪語後 作年未詳。蓋二十六七歲之作。

余平素有求用之懷。炎炎焦中。是夜檢師字。偶看正字通。讀周子此語。有所感。志向始定。因表而錄之。以

按周子語云。師道立則善人多。

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

爲終年立身之極準。時秋陰凄其。孤蛙閣閣于前渠。酉刻後識。

書至日新霽詩歌卷後 天保六年二十七歲

歲之乙未。以十一月戊子南至之日。公命近臣二十餘人。賜座作詩。若和歌。各出所長。而公則并歌與詩而成之。命淨寫。集爲一卷。令臣世弘書其後。昔人謂宋徽宗百技皆善。唯不能爲君。若我公則以齊治之餘暇。而遊心於曲技。綽綽乎有餘裕。則所謂依於仁而游於藝者矣。豈不盛乎。抑衰職雖無闕。而臣之望於君。則莫有窮已。自今而後。公進於技。而遡於道。如

南至之添一線。德量勳業。日昃月隆。駸駸不已。是羣臣之所祈於公。而公蓋亦以此自期也。不然而優游都雅。尚風流而忘政務。恬乎文藝。而嬉乎戎備。是豈君臣之所期且望哉。是爲跋。天保乙未葭月上浣。儒臣鹽谷世弘拜題。

書木下士勤文稿後 嘉永元年四十歲

文章之進。譬則竹也。當紫筍抽土。夜氣所息。日長六七寸。有目者無不覩焉。及其既長。潛滋暗息。但增其質之堅貞。雖離婁不能觀其機。魏冰叔言。文章無進境而有變境。非無進境也。變境不易見也。士勤在東

日。文章以流鬯遒麗擅場。今閱是卷。加以蒼勁穩秀之色。豈非所謂變境耶。然此特論其藝而已。至於學殖制行。日深月邵者。吾不能測焉。猴年桐月中浣。題赤羽橋西九里香園桃李綻紅處。

再書俄羅斯圖志後 安政二年四十七歲

昔與亡友松本實甫。訪爲西學者。几上有夷書。取而繙之。見一母乳五子圖。實甫問此何義。主人云。此洋夷之孫謀。以喻哺五大洲耳。實甫目光如炬。口噴沫。大聲詈曰。咄。天下豈有甘汝臊乳者乎。自此講究邊防。最以鄂虜爲念。蓋鄂虜與我接壤。我之殷富。彼尤

所朶頤。而其大乃數十倍于我。其爲可患也深矣。雖然虜亦人耳。我而無釁。彼烏得以無名之師妄加之。晉趙盾以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驪且長。趙盾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夫以六萬之衆。加彈丸黑子之邦。如石壓卵。而片言隻辭。能挫其鋒。義理之壯乃爾。且彼所長在火器。然彼所有。我亦有焉。加之我士趨而刀利。迫而鏖戰。一足當百。則我豈無勝算。嘗觀鄂與都魯機戰圖。兩軍迫近。銃首交錯。猶以火相鬪。若我士去敵十數步。乃揮刃募進。可使彼不暇發機。則彼之長技。亦無所用矣。實甫壯時。相聚

輒言之。實甫提刀起舞。突墻斫柱。大呼曰。虜不當吾一拳。今二十年。聲音顏色猶在耳目。及讀此志。不覺出涕。吾惡夫涕之無從也。把毫題之。以告憂國圖報如實甫者。

書籌海私議後贈四屋子固

安政二年四十七歲

子固將歸省。來告別。時都下有地動之變。吾家亦壞頽。借猫額大之小屋以寓。座右敗篋中。惟有此冊。汗澤舊本。舉以贈人。亦因鐵面皮耳。博粲。

書紀州曾根嶺詩後贈子固

同上

詩曰。七十五峯將盡頭。千尋崖下海悠悠。攫魚孤

鸚冲雲際。一舉到無人島否。

余頃者爲一友生作序。中有言。大慝氣之後。必有大淑氣。今又遭此大異。此男兒當鷹揚鸚飛之秋。子固其勿遭一災以挫其氣哉。

丙丁炯戒錄跋

天保九年三十歲

我公佐大政之暇。常以觀書史爲樂。頃讀宋柴望丙丁龜鑑而有感焉。命臣世弘。倣其體輯本朝事蹟爲一書以進。臣謹取舊史。斷自用明帝。至後奈良帝。因事立論。壹倣柴氏之書。以爲此編。抑五行之說。盛興于漢。迨宋儒排之。而其傳衰矣。丙丁之爲厄。柴氏只

謂自古而然而不著其說。至於元人續錄叙載陰陽家之言云。丙丁屬火。遇午未而盛。故陽極必戰。亢而有悔也。則亦五行說之類耳。達者不必言也。顧龜鑑之所以作。意欲令世主鑑往跡而倣今日。修人事以奉天意焉。而公之所取。蓋亦在于此也。臣才劣學薄。綴輯蕪陋。論斷失當。不能仰副盛意。然編中所載。上下殆乎千年。有天變。有地妖。有人害。凡可備君相之畏戒者。畧具。讀者設身處地。省諸己。推諸當世之務。則於新德修政之際。或庶幾乎有微益云。歲次戊戌。天保九年夏五月。臣鹽谷世弘謹書。

函洲遺稿跋

代中井乾齋
天保十三年三十四歲

亡弟士龍居恒謂余以雅量則不及伯子獨取友一節伯子當避弟三舍醉輒以此斬余余大愧焉士龍前後所交久且最善者會津松本實甫濱松鹽谷毅侯佐賀古賀元載高松高尾太卿富山大野士欽隈本木下士勤來目岡永子順其交未久而所最畏者則飫肥安井仲平實甫太卿既死士欽子順歸鄉以毅侯居在江戶士勤與元載久祇役于都往來尤數余亦因士龍得納交數子觀其執友誼聽其談經藝益服士龍眼如炬火焉爾逮士龍割腹于舉母城也

仲平士勤毅侯元載咸在江戶故所貽之書連四子爲一以託後事既而四子謀傳遺文仲平首云士龍平生能受盡言其稿未脫者宜熟悉商議士勤毅侯俞之元載以在劇職而不與焉於是三子悉心評隲壹如生存時遂定爲文如千篇其率作弄翰及有所諱者除焉士龍觸意屬詩然不留草故皆散佚不能得嗚呼士龍以知人自負竟賴其力以獲傳心血所注者允哉朋友之可掄也雖然余之所難爲兄者豈獨此一節而已哉噫天保十三年壬寅建申月江都中井豐民跋

跋送岡田周輔詩卷 弘化四年三十九歲

昔游京師。居山陽先生之門。岡田周輔自淡州至。朝夕得以藝文相追隨焉。一日與周輔及南豐中島子玉。從先生送細香女史。道白川。越志賀。與細香別于唐崎松下。一葦杭大津。縱觀湖山。弔英雄陳跡。回憶倏忽二十年。先生既捐館。子玉亦早亡。而周輔增補外史。以終遺託。予則礫碌無所成。今讀諸子送周輔詩。俯仰今昔。慨然者久之。不知周輔尙記先生白川山上之語乎否。所言若織豐諸英雄登覽之想。必與吾輩品山評水之情異者。雖周輔豈無感慨耶。書以

問之。弘化丁未仲春朔。

跋米良子庾日光山行記 嘉永元年四十歲

昔將游西。把前人游志讀之。先人云。盍閱貝原損軒行記。步步著意。所錄皆實。復與他人紀行騁浮誕之辭者不同矣。乃遵其言。泊躬經而眼驗之。益服焉。比游日光。又得其所謂山記。以爲鄉導。今看子庾此記。精訪詳載。細大匪洩。至其攷覈沿途暨山中之異卉珍禽。又先輩之所未及也。子庾今將西歸。程驛三千里。山河之美。都邑之壯。有十日光而百字津宮者。則其記述之詳宜何如。歸園之日。爲吾傾囊中之所得。

而致之。吾將臥而觀曾游之地及所未見也。嘉永戊申四月晦書於石陰九里香園之南窓下。

大統歌跋 嘉永四年四十三歲

我邦以武雄於海外也久矣。間或有外寇。如延曆之北韃。弘安之蒙古。不能爲深患。忽就殲滅。豈非以君臣義堅金石。而忠愍勇決。出天性歟。淳漓以時革。勇怯以政變。脫令今之士臨難敵愾。一鞭策之餘。豈不若延曆弘安之時哉。雖則在天性。亦蒙習之由。先人恒言如是。回憶曩昔。淚沛然下矣。人孰無父母。嗚呼幼學有賈我餘哀者耶。無乃非賈古人之餘勇耶。刻

成。書之以告小子。令知此篇言外意。又有如此者。辛亥小春。

復堂遺稿跋 安政四年四十九歲

天老曰。鳳出於東方君子之國。見則天下大寧。許叔重曰。鸞赤神靈之精。頌聲作則至。余謂蟲生於草者。青生于紙者白。腐草生螢。遇陰有光。所稟乃爾。鳳鸞麟龍瑞木靈芝之類。皆爲聖化之所薰蒸而生焉耳。烏有產于彼而至于此之理哉。但其忽現而忽隱。不恒有於天下。此其所以爲神也。非獨禽獸草木爲然。人亦有之。以余所聞。若芳野叔果之子。其亦人之神

者耶。在襁褓既已讀字誦書。甫卯角。便能析經義。能文詩。識慮超卓。辭藻鏗鏘。有耆宿不能及者焉。使之中壽乎。達則兼善天下。處則紹往聖。開來學者可期也。而齡僅十六。先其親而夭矣。余不及見其子。而識其父母。父母不甚舉諸其口。而察其意。蓋有不堪哀者。乃慰之曰。神龍露頭而不露尾。人唯以先覩爲快。使仁獸靈禽出于吾庭。集于吾屋。則幸其現耳。其隱則莫奈之何。會遺稿刻成。乃理此言以爲跋。

自怡帖跋 安政四年四十九歲

書心畫也。畫在意匠。故可觀人之風神者。莫書畫之

若焉。余百不能。於書畫爲尤。有人請字者。多方峻拒。不得已而應請。揮訖展之。自覺面目可憎。至得人之佳筆。怡然神往。對之終日不倦。殆如身在烟火外。士美游屐半天下。而所至請名家之筆。卽并寧波浙江之客獲之。盈奚囊而還。築栖碧山房於其後圃。棲遲以樂焉。蓋取青蓮之詩以命之云。想當其清閒無事之時。坐明窓。掃淨几。展此帖而觀之。或與大都之士晤。或與紫溟之人語。或與海表殊域之客游。如此乎。桃花流水之天地。不在此房。而在此帖也。士美有陶朱之產。力可移山。更遡而求於千載之上。坐而友之。

且暮而遇。則其為怡意。又何如也。祭酒林公題其首。曰怡意。予因演其意跋之。

史評跋 作年未詳

評史如胡致堂。丁南湖。一輩流。主理而不對於情。據義而不揣於勢。令人讀去不樂。愚獨愛乾隆通鑑輯覽評。語淨而意該。公平允愜。情理俱透。而是編則更加以斬新剗奇之筆。絕無腐臭。而妙有理致。浴後涼床。對茉莉花讀之。洒然覺香風穿骨爾。牛女會之後二日。鹽谷世弘拜書。

與森田節齋 慶應二年五十八歲

按林伊指林鶴梁。鶴梁稱伊太郎。高文謂小楠公髻塚碑。

契濶多罪。昨林伊示高文。僕方微恙。力疾一閱。妄加朱黃。取舍為幸。因有所請。僕前年奉命編國史。將始於三河。終于文恭大君。近日台德廟。大猷廟記就緒。今將二本附往。若被痛加刪正。何幸加旃。書不罄言。言不罄心。諒諸。二月旬二。

附白

尊著桑梓景仰錄。幸被寫以賜。則為幸太甚。將以供編史料也。至愿至愿。

有傳楠中將所鑄神鈴者。安子及僕作之記。欲得兄一斧。請加高評。江戶近日文章衰茶。體裁趨小

按安子指安井息軒。

說風。文格日降。老兄東下。與安子輩一振之如何。無意否。

評川西士龍代笠亭記 作年未詳

寒綠爲士龍最得意之友。故此篇亦爲最得意之文。蓋士龍之文猶鏡。妍媸隨人。此及送元載子順二序爲佳篇。以此也。余之在平安。贈牘一篇。以其率作不存。亦由人媿而致然耶。爲之忸怩。

評川西士龍勇信公遺琵琶記 同上

余嘗謂子龍子文以琵琶記爲第一。士龍云否否。文格序愈此一等。余仍不謂然。魏冰叔見唐甄五行篇

而賞之。及冰叔卒。唐子陳其文于几而祭之。曰。從叔子所愛也。余則將以此篇配享士龍。不知其靈能歆乎否。

評川西士龍送岡永子順序 同上

士龍於世情甚疏。而遴友甚精。余之不肖。謬在所不舍。其遊平安。作序贈之。其言頗詭激。後十餘年。士龍探囊出之。曰。此篇少毒。然亦不得不襲藏耳。余曰。微子安得吐斯毒。因擊節一哄。今讀此篇。不覺涕淚沾臆。

評保岡元吉纜山一夜百詩序 弘化四年三十九歲

愚堅信顧亭林不爲應酬文之說。故亦不欲讀人應酬文。日者見眎此篇。以爲應酬文也。欲依例辭而拒之。再思之。交近而言切。罪也。故勉強從命耳。愚狷者也。心所謂否。而口然之。不能。故尙咄咄及此。幸勿爲怪。

士先器識而後文藝。士大夫多一藝。不若少一藝。故鬪藻君子所深恥。而自刻文詩。識者最所不取。況一夜百首。出少年才子一時之戲謔。洵如高論。斯人一藩之耆宿。與青衿子弟鬪其靡。耗天下之貨。以災櫻木。在益友。宜當規而止之。尙何撰序之爲。故愚以

爲應酬不得已之作。不知高意如何。丁未七夕前二日。

評安井仲平文 作年未詳

唐以前。撰碑碣者。所主在銘。其小序畧叙世系爵里。以駢儷語。贊其道德若功業爾。故囑之者曰請銘。至韓公。變古創體。於其序。以世家列傳體行之。宋明以下。奉爲科條。然仍沿古。名曰請銘屬銘。其曰請文屬文者。未曾見。邦人往往曰請文徵文者。蓋并序與銘言之耳。然非本義也。鄙見如是。請賜反教。

評安井息軒送邦永生序 同上

禦戎之策。在先戍琉球。卓識確論。洵所謂洞觀虜情者矣。但篇中多詡我輕彼之辭。恐與臨事而懼之旨。或悖。愚竊謂。自視甚弱。固非是。而虛誇大言。亦不可謂之可。視彼過強。固不可。而輕侮慢罵。亦非好謀君子之所爲也。然息軒之意。蓋在於振厲懦夫。而餘勇所吐。不自覺其口帶誇辭罵舌也。愚獨恐其賈餘勇者。逮見賊。則浮氣消而怯氣襲也。

評芳野叔果新闢小園記 同上

記末段曰。川尻子復以病謝事。賈地于蟪蛄里而老。來謀土木于余。吁造物之使人不諧。果如此乎。

生之以妙年營菟裘。豈其所欲。若或使與余易地。則各得其妙處。悵然者久之。既而又自笑曰。作人嫁衣裳。亦貧女之常耳。乃出嚮所藏之圖而示之。圖而藏之。足矣。河不必清。桂不必花。纔有必之之心。便俗。僕曾作一橋先生傳。紅嵐墅記。以寓此想。既而笑曰。此亦妄想耳。因藏之筐底。不敢必示人。今讀此記。獵心再動。他日呈覽乞正。不知兄以爲詒癡符乎否。

又曰。作人嫁衣裳。此赤裸處女。然以司馬長卿之才。不免一禪。無怪乎吾輩使妻無禪也。吾兄則不然。呵

呵。

評阿萬篤夫文 作年未詳

者字有外之之詞。韓文與學佛人景常元惠者游。是也。有以其人不顯點提者。張中亟傳後序有于嵩者。是也。老蘇審勢策。後世有賈誼者說漢文帝。是對上文聖人及周公。故雖名士亦用點提書法。是當以別格看。高文有神禹者云云。愚未之前聞。

再按。高文蓋原於原毀有舜者有周公者。然原毀語意在喚人而醒之。故亦用點提。此只叙古事耳。似不應與原毀語意同。

又

嘗謂三代之教。所主在禮樂。故周孔說行。而不說心。秦漢以下。禮樂壞崩。於是有禪學。有理學。乃有陸王頓悟之學。學術隨世而變。亦不得不然之勢也。

評司馬守默文 作年未詳

徂徠翁作峽中紀行。好插入戲事謔語。以着色。爾後學徂文者。咸祖其風。若竹山中井翁。與徂學為仇敵。獨至於紀行之文。猶襲徂翁餘風。僕恒以為怪事。蓋漢土人則決然無似箇體製。

評松島履卿文 同上

僕嘗謂徠叟人豪。其才復出李王上。決然非受其瞞者也。而文必主二子者。以爾時文運黝昧。人乏腹墨。故教學者。作文必用古言。以開一時之矇。因以二子爲階梯。是特救時之一術耳。爾來百年。文運日昌。作者如林。而仍不悟古人方便。何也。

評內田仲幹漢高祖論 作年未詳

紫陽謂漢高有聖人氣象。此論發揮。足衍紫陽之旨。但壽筵之一言。乃其歡餘戲言。不必曰怨誇之言。特揣摩深鷲。頗得三蘓論鋒。慶快慶快。

〔附載〕高祖論節鈔

高帝起細微。誅暴逆。俊傑爭從之。人民喜歸之。遂平定四海。而致太平。其功業之大。則不可言也。然至其爲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是怨言也。又誇言也。此時太上皇必心慚而無辭於對之矣。評曰。揣摩至此。亦善於立論者。其於父猶如是。豈謂其於他人。獨不然乎哉。高帝豁達大度。殊無驕誇之態。獨此言不似其平生。何也。不學之過也。吾觀其廣懷下意。以用俊傑。無所不容。而至雖疎賤如婁敬者之說。聞之卽從之。不疑。評曰。好引證。若無秦火之厄。而使高

帝得讀六經。必欣然從之。而斷然行之。如用婁敬之言也。決矣。

評曰。陸賈進新語。高帝嘉稱之。是足爲此論一證。

評中村敬輔文 作年未詳

僕嘗謂講經家喋喋說章句。而不毫入於行。雖能讀九經。仍是藝人。文人立言有理。雖間雜藻繪之辭。仍是學道之士。三蘇以學文爲學道。未爲謬見。道備於文。故也。而宋儒謂昌黎爲由文知道。竟不免爲隘者之言。斯篇之言。有會于鄙心者。故書示於餘白。以請裁。不知兄以爲何如。

山陽謝過

清宮秀堅

鹽谷宕陰江戶人。仕濱松侯。少頭角嶄然。常慕熊澤蕃山爲人。以經濟有用自任。夙以文章顯。年二十一。游上國。見賴山陽。山陽見貌寢衣敝。待以尋常書生。及覽文章。大悔失鑒。鄭重謝之。期以大器。

節齋服善

中村鼎五

森田節齋與鹽谷宕陰。同在昌平國黌。又同在山陽賴子之門。節齋夙有文名。其視宕陰太卑。後宕陰苦學大成。家

長韜庵亦山陽門下之士也。學昌平費數年。將西歸。謁宥陰。宥陰以其所著隔靴論託韜庵。寄示節齋。韜庵歸見節齋。節齋曰。子東遊數年。寧有所齋者乎。韜庵乃出示隔靴論。節齋曰。蝨甲藏之文耶。蓋宥陰在山陽之門。貧困敝衣。常生蝨也。韜庵曰。子且讀之。節齋讀未半。俄然變色曰。甲藏果能至此乎。我不能及也。感歎久之。

宥陰贖稿卷二畢

終